

漢
魏
叢
書

三十

08
2
3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

比諠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龍
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
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
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

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會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

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
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
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
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
辯風正俗竄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
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
之藏於密室及羸氏之亡遺脫漏棄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
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

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
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畱也張竦
以為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
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
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為齊王

畫者王問畫孰竄難竄易曰犬馬竄
難鬼魅竄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
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
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
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
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漢太山太守應劭撰

風俗通義前序

上行下倣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
移風易俗在則人亡則書此應劭風
俗通所由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後人
著述多引以為證今罕見全本錫學
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一體書也尚

缺焉三衢毛希聖挈來橫強錫守劉
平父一見以此勉之遂編梓于學客
有自錫山來者道廣文以意激予跋
語予深嘉文教之浹洽異書迭出可
為正道賀敬因其請而題于篇首云
大德丁未中和節行都水監李果題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第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第二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夔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衍禮卷第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風俗通義 目錄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第四

長沙太守汝南邳暉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第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鄧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伉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第六

商

角

宮

徵

羽

壎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簫

篪

簫

籟

菝

菝

窮通卷第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第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焚

畫虎

雄鷄

殺狗磔邑四門

臘

祖

楔

司命

怪神卷第九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逡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第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義目錄終

風俗通義皇朝卷第一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
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
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
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
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皙然而立談者人
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絲素

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
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
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
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
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矣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
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慮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
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

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
生爲熟今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
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
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
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
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
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
地力種藝䟽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
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

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
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
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
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
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顯
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
皆貴貞慤也學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學
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

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爰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追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

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

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檀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

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
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歎譽一言
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遠黃髮之計而遇殺之
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
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鷦五
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
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
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
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

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
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
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
須滅乃徃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
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
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
譬若循連鑲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

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
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
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懃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
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
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王因爲張儀所欺客死
於秦至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
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
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
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
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
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
迫蠻貊內竿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
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二非盛
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
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
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

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驛騶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

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
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豎扁
鵠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鵠曰血脉治也勿恠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
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者帝告我晉國且
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
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
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

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
遊于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
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
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
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
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
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生簡子賜扁鵲
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
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

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
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今主君射熊羆皆死簡
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
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
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
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
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見主
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

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
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
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
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
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
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旣至以告襄子
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
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
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

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
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
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廼以汾水灌其城
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
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
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
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
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
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

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
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
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
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
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
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
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

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
以火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
禮弗繼以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滫仁也桓公嘉
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
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
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
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
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
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下楚共

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石滑
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
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
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
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
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
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
者恨楚之䟽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
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

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
戎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
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
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
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
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
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終

風俗通義正失卷第二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
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
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
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
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卽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

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隋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
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
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
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
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尅

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
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
人民蕃息天祿未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
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
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
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
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
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

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
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
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
如流星書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
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
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
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
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

暴病而死悼愴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
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
泰山者云謂壘處尅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
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
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
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
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恠
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

地烏適飛去後從櫟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鳧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

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
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
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
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
氣祥言此令卽仙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今日
公患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曰公勝
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
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
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
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
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
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
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

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慮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
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

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愴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

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
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
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
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
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
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
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
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

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指
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卽位就
未央幸前殿下赦今卽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
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
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
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
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后崩不爲皇太后
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后
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

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
耕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
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
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
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
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畧吏民
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

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
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
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
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買捐之爲孝元皇帝
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
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
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
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
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

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
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
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
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
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
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洽聞親
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
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悵小疵耶
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

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
頰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
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
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
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
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
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
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

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旣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今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剝襲氎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

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鬪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

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過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

聰明遠識不怠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
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
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
因立爲代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
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
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
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
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劔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

奇言恠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辯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恠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尅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

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

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
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
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
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
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
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
得其遺文竒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
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

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穿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

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穿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

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柰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懃于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取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
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
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
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
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
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
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竒以吉甫之賢伯
竒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徃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衣服
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
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
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
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
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荅曰齊

居仙通事 卷之二 十七
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旣爲鄉
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
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
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
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
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卷第二 終

風俗通義愆禮卷第三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毋常自悲感游學京

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
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
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亾親同年會遇於此乃
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
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
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
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
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遠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
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蚕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
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
死喪之感終始未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
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
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

襲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間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道

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拔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苟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

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
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翮祖去河南夫子衡
四從子晏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
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
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
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
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今子失禮僕豫愆古有
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

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
明威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
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
雅有今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
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朧焉豈不愍哉由邨人失兄子
臯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
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

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頭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牖
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
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
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鷓鴣之羨而食井上苦
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
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
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

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
伯卧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
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
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間間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
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
屬坐作鬼恠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

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
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
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遯世保真當窺深山
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
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
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
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
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

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
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躄食止
塲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亾不列

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
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
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
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

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倖倖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笥并

涉齋一盤醢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

中將以

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醞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卷第三

終

風俗通義過譽卷第四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

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

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
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
拜奉觥歎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稍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
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歎於
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
諷諭雖舉觥彊歎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楮而去者過半汝南中
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
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
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
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
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論
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
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林伎以采名
譽未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
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
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
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
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
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
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
千里當聽訟待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

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
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
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
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
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今興
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
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
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

到與卿佐相聞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
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
乏佐服其義勇復興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
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
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
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己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

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毋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毋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

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
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上則
尊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
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
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
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
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

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
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
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
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
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
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
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
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

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
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
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
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
况於弟乎方殊俗越濫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

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
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鬪茸何所
堪施疆推轂之亂儀千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
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
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
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
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
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人之所忌炎自取之蓋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買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
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
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下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
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孳隣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
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
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
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
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
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
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
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

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
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
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
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旣出之日可居冢下
冢無屋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
池客舍旣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
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
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

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罷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
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
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
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畏人而不知欲今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
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
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

密乘轡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
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
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
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
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
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恐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
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
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

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履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

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
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
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
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
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卷第四

終

風俗通義十反卷第五

漢 汝南應劭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
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
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本息偃以藩
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

千祿顏闔踰墻而遁築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

士徵議郎叔方爾乃譏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
台衮號爲名宰

陽翟今左馮翊田輝叔都兄自威都俱合純懿
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
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
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
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
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
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

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
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史
據輜垂綫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醲神坐
瀕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
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
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
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
旣葬之後餽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

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餬口
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
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
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
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
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爲議郎慕孟
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
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
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

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
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
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
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弨身

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
施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
姓尚宜褒之况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
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已高恐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今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
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
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

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卽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王世人誤之猶以爲

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
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旣
殺其君而霍用其人石碣惡之而後與焉大義滅親
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
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
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
樂羊爲魏伐中山歆其子羨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
秦西巴屬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麀猶不忍况弟

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
為大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
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
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
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
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
蓬敷墳栢何若耀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
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
側乘與鄭伯堅卽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
盛孔叔留隨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
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
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
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
為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祭未離陪隸不與賓于

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勲關其祀紀夫
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今為孝而乘囂然要
勒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
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
祭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
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

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踈一也
祈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
門開窻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
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
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

司空虞放掾屬故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
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
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
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
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
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
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

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
不得自効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頰領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袁隗意亦非之然彈糾
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穢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
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

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
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
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
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後薛丞因前自
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
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
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
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

猶御者不爲後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
乘馬御訓群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
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
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
在眴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
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
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
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
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
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唯我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
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
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

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章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
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况所奏耳
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
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
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縣車頃被疾病念存首
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皇家幸能爲統得去實
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帝見問

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

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
變異吾能手書密以上聞俛曰可自力也舉爲
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
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
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恠之誠瀟憤夫月
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
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
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

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合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棗誼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

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
五官存亾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且
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
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
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俵表嘉其忠謨俵目
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
俵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俵位極人臣視

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俛年且九十足以愷
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
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
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
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
爲長者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
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更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蜨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今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
庶不爲闕旣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
且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
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
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
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婆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
猶有公私旣見譏切不就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已
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第五

終

風俗通義聲音卷之六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鐃鐃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

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
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
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
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
潛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
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
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
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

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正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

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側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

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埴

一作堞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埴詩云天之誘民如埴如箎埴燒土也圓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篳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太傅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秦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鷄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垂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

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
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滂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
坐者敗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
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
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母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
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乘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祝啟笙鏞以間

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
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
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
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
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
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

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

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
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
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
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
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
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

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
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
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
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
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

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瞑目髮盡上
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
匿作於宋子父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
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
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羨賜酒
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
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容傳之聞於秦始皇
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自惜其善擊筑重

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
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
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
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
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

風俗通書 卷之六
九

聞秦王善爲秦聲請秦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篴
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木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

洞之材以當槌便易特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
加以一君明所如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
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箏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吹簫詩云以簫不僭簫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箎新箎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箎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

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籟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

蕤

謹按漢書舊注箛吹蕤也蕤者憊也言其節憊威儀

蕤

謹按漢書注蕤箛也言其聲音蕤蕤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音卷之六

終

風俗通義窮通卷第七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
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雍滯論語固大縱之莫盛於
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
夫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
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
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

否後喜曰窮通也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
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
貢相與言曰夫子遂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
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
鼓儻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淵無以
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
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
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

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旣至霜
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
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
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
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
人謝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旣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
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
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

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
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
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
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
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
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
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

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孫况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

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遣

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
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
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
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
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
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
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

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
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
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於闕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
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
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
何如人哉時候羸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

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澧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

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
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
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徃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
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
食時信徃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
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
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妓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

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
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
楚王賜所食毋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
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
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
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
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徒

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
憚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
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
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
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
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
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
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

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
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
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
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
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徃語之恬曰謝著
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
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
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
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

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傅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疆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覺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徃犴堅其鑲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餼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徃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

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
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
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狀毒痛
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
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
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今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今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
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今

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家
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卽坐不命去板辭
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
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
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
內望風草偃子興以臙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
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
語又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

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
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子
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
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
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
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
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
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

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蕪濟
天下惟虞卿逼於疆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
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
融懿也

風俗通義窮通卷第七

終

風俗通義祀典卷第八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

旅而易美西隣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
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
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
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罷闕亡蓋物盛則衰自
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孟
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

風俗通義 卷之八 十一
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

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旣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籛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旣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晉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

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
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
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
衛尉銅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
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
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

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崇朝而徧雨

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
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
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
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
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異
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
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

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濇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
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
八月天霖雨濇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
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
雨下濇水至洗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
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
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
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
先祓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藪呂氏春
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
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
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
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
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
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責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

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
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非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
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
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
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
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

害春之時所生今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
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孽今人
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
此也

臚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臚臚而買水楚俗常以十
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臚臚

臚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
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
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
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
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
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
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芄棫樸薪之楨之周禮楨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楨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

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
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卷八終

風俗通義恠神卷之九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焉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瑩不從桑林之崇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

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恠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恠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采其是著者曰恠神也

世間多有見恠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轆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柳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

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
萬端不爲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變故云
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
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
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
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
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鬪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鬪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

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
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
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
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
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
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
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䟽非其種者鋤

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劔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

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
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
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
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
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
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
可也朱虛與菑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
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
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

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裡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罷弊朝廷盱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庶察之明爲身計而復

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
姬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
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
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姬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
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
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崇不敢拒逆是以財

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
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
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
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
福非其鬼而祭之誥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
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
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謖罪
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

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
勃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銅陽有於田得麇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
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麇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
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麇反見鮑
魚澤中非人道路恠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
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
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

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
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
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
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
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
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沲
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

所種耳因就斲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

居後通義 卷之九
年亦自歇未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
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
苦饑寒操一量不措挂柴後昔上傅子方送我五百
錢在北壩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
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聳家
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
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

顧見其家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倘憫良久
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
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於
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
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
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
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旣察
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尚
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

其胸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誠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剥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恠扑殺之以血塗門戶然
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
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
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
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
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
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恠遂不肯殺後數日
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

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恠
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
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
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
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
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宮士修身乃卽齋
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瀝蠡幣帛不厚罪一也
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尅罪

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
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
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向誦詠經論不
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
歛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
火從篋籠中起衣物燒盡而籠故完婦女婢使悉亡

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狀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恠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鄭竒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竒載竒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來卒

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樓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卽持去竒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

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劔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劔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畧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燹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驚令屍下沂江而上到嶧山

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
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
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恠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鴈令家居買田田
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
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
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
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

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恠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

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
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或居無幾拜尚書遼東
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
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爲
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
如寧方之言春秋 蛇與內蛇闔文帝時亦復有此
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
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恠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懶索隱窮神知化雖眚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馭踏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

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恠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比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恠神卷之九 終

風俗通義山澤卷第十

漢 汝南應劭撰

明 新安程榮校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
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
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
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
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
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
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
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
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
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
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

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濰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
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
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
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
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
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
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

居作通義 卷之十
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
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
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
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闔天
道大備嶽者埵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
之禹貢九河旣道詩曰河山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
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渝流互

徼外崕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
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又詩云淮水湯湯廟在
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
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
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
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
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朋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阜麓易稱卽鹿

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殺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穀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穀西穀澠池所高國語
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
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
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
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壇之場
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不高
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

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阜

居修通義 卷之十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雜北芒坂卽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卽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秦野晉有秦陸秦有陽紆

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
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
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
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
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
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恭陸
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其一藪推
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
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荒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隈也川澤所仰以漑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趙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穰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
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卷之十終